

# 如鯁在喉

## 【嘉磊嘉】如鯁在喉

•婚后带姓类综艺repo（伪）  
•回忆杀向甜文（bushi）  
•可能是坑  
BGM：Silhouette – Aquilo

**“他说你最后还是变成了他心里的一块病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最为衷心做附庸。**

2.

副导演发来节目企划的时候赵磊正为新写给师弟的ost做编曲，很抒情的曲子，他改了两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混音师说别的都好，总觉得少了点青春活力。  
赵磊笑了，说这可有点为难我了。  
回消息在助理提醒之后，对面说赵老师好久没有做过综艺了。  
最近他的vlog和音乐剧都有点热度，让人记起陈年往事的蚕豆身份。团队在工作群里说建议他去，是个建议，也要他同意。  
节目组找我是我的荣幸呀。他敲字。  
副导说赵老师客气了，策划您可以大概看看，是个室内综艺，带四五岁的小朋友日常生活的类型。

今年赵磊35岁，按例在年末的钟声里迈入中年人行列，赵老师开始热衷调侃自己。微博简介改成某不知名中年男音乐人。

不温不火也是另一种运气。接到邀请之后朋友发来调侃，说赵磊你真的不太行，一把年纪了还要上节目带别人的娃。他这些年被打磨的更像一块温润的良玉，表里都是冷的，用心拿手焐热才能有温度。回朋友是句应和，老男人也有尊严，谁说不行。

上海还在下雨，锋面雨带移动得太快还是太慢，缠缠绵绵地掉了两个月的雨珠。窗标要被洗透了。养在阳台的绿植这样想，病恹恹的开不出一朵花儿来。

时间磋磨芸芸众人，赵磊觉得自己只在这件事情上幸运，除了眼角添了无足轻重的几根纹路，他的25岁和35岁相去并不甚远。挂着金属框眼镜坐在机场里更像是位大学教授，书卷气很重。

这些年连粉丝都改名叫了歌迷，愉愉快快地和他做成朋友。来机场送他的人不少，大部分只是远远在航站楼前头照张合影。有位赵磊自己都熟悉的歌迷递来几份专辑，也不算年轻小姑娘的这位朋友抱着相机问磊哥多久？你录制时间也太不赶巧，年初大家都加班，可能来不及去那边接你。

谢谢啦，注意身体，等着节目就好。赵磊娴熟地签完速回去。  
歌迷朋友接住拿好又嘱咐他，别熬夜啊，小心发量。没等被赵老师反驳，又匆匆忙忙跟一句。有机会会一下和嘉磊的合照啊，我们连夜等。

对方哪像是追星，只是久违谋面的熟人，通过安好无恙就告别。  
他像个中年男人，嘉磊两个字落在胸口，不闷不响透出一声散骨吸髓的痛来。

坐在旁边玩手机的助理是位新朋友，等歌迷走远了之后才小声问他，说的是焉老师吗，磊哥你人脉可以啊，我以为你回国之后没怎么交朋友呢。

赵磊握住手机无低低地叹气。说你看，我就说公司安排你跟我一起照顾你，妹妹，艺人履历你到底有没有好好背过？对方啊了一声低头翻手机，才看到赵磊十多年前男团的组合名字，这几个字母她眼熟，十分钟前在节目组嘉宾嘉磊信息旁边看见过。

小姑娘早早就透赵老师的脾气，知道对方并不生气。又得寸进尺地问，你们关系很好呀？焉老师这几年也算专型成功了吧，新生代偶像演员里没有谁能比得了他了。

结果没能等到赵磊对过去的倾情简介，他说是啊，然后漫长又漫长地沉默。

2.

时光如果倒退回十年之前，赵磊还觉得做朋友是件小事，人一辈子朋友可以翻来覆去地交。最初写聊聊的时候赵磊和彭楚粤开玩笑，说希望我们十年以后还有唱这首歌的机会。

时间是午睡前窗框悬挂的日光，闭眼又睁，倏忽又变成傍晚的褚褐色，天边烧得通红。  
这些年就是这样过去的。

不知道是还在限定团的哪一天焉嘉磊又提起来没有行程的时候想去蹦极。没有行程实在太难，乱糟糟的日子一天挨一天过，他偏偏一直没丢了这个念头。

赵磊说那去吧，反正也还没有火到走在路上能被围追堵截的地步，早点去趁你不至于被堵在屋子里不敢上街之前。“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火啊。”焉嘉磊从床边扒拉来一张椅子放自己的腿。

“那当然了，你是谁。”赵磊边卸收边点开衣药下载安装包。“上个赛季你到没到钻石？”  
“我靠，你小看我造磊。”

“绝对没有，嘉哥，我就是想说你氪一下露娜的新皮肤，开黑可以演一波。”  
焉嘉磊心说要你提醒，大圣娶亲上新的第一天我就靠得面面俱到了。

峡谷里赵磊在野区开蓝的时候，焉嘉磊抱着刀蹲在草丛里，新皮肤的猴子穿一身嘉服，拎着棍子揍人看起来都带点缠綿的味道。

诚然露娜是个法系战士，和法师的野区收益模式差别也很大，焉嘉磊刚被赵磊送了蓝，就立刻被对面的鲁班地图二大带走了半管血。

“嘉哥你不在状态吗。”清完兵线赵磊从床边抓过来一瓶水喝，间隙笑一下焉嘉磊心不在焉的走位。  
焉嘉磊咬了咬牙尖，挨着猴子连击扔了个月光剑，立竿见影收到两个暴击。

虽然赵磊还是隔着半个地图往返救他。  
打完第一局他又反悔，说要去洗澡就抓着平板往浴室跑。赵磊忙着上分没空管他，但还是能趁着进峡谷的空隙把浴巾精准无比地递过来。

隔着雾蒙蒙的镜子和蒸汽焉嘉磊扒拉自己的头发，又想起来分开时那个没头没脑的约定和问题。

十年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有纬度和坐标，回头看到的只有经不起推敲的旧胶片。  
冲干净镜门上的泡沫焉嘉磊挂着浴巾摸出来拿衣服。赵磊居然没再继续摸着手机玩游戏，听见动静他就抬头看湿漉漉的小男孩儿。焉嘉磊冷回去睡衣换好，没来得及吹的头发又氲湿了耳根下的布料。

“把水踹一下，嘉磊，直接砍很麻烦。”赵磊从包里翻出来吹风机，功率大的多，对付焉嘉磊那头乱糟糟的毛效果尤甚。

然后他就站在床边给焉嘉磊吹头发，隔着潮湿的水汽里是赵磊格外喜欢的眼睛，明亮又动人的，像一团疏忽闪烁的烟火。

“赵磊。”焉嘉磊百无聊赖地念两个字，声线又低，裹着说不出的缠綿。  
“嗯。”

“赵磊。”  
“别动不动去，要烫着你。”

最为衷心才去做附庸，那些年月里他们居然都想过只做依附对方的藤蔓，谁也不比谁更无辜，荒废了说爱说恨的好些年，把缘分酿成一杯苦透了胸腔的陈酒。

3.

节目组在深圳租了栋小别墅，离焉嘉磊实在没有几公里路好走，到了被人喊焉老师的年纪也没改掉赖床的毛病，剧组第一天录制，开会九点，他活生生睡到八点四十。

轿车赶到现场的时候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一起录制的艺人还有三个年轻小偶像，看到他来全都站起来，一个椅子刻出来一样拘谨又板正地鞠躬。

焉嘉磊摇摇手说快坐快坐，真客气啊年轻人。

顶着那张脸说年轻人三个字实在没有说服力，他变化更少，这些年除了婴儿肥掉得七七八八，连正经的鱼尾纹都没添几根。岁月是把偏心透了的杀猪刀。

导演说赵老师晚一点的飞机到深圳，我们先拍小孩子的部分吧，焉老师带弟弟们做个自我介绍，然后放宝贝们进去，熟悉一下等赵磊来。

其中一个小蚕豆是他和赵磊的师弟，年会见过尚且算熟脸，知道焉嘉磊还算好相处，又缩手缩脚凑到师哥旁边来。

嘉哥你会做饭吗，我看节目组说这几天限制资金要自己动手。我们都没进过厨房，好像要麻烦你了！  
焉嘉磊正摆弄自己的白色手机壳，没过脑子地回师弟，他哪会让我进厨房。

“啊？谁？”  
像是被两个问号轰醒，焉老师后知后觉地咬住舌尖，说导演组，导演组估计不让我去厨房，我也不太会。

小朋友们这时候被陆陆续续带进别墅，四五岁的人类幼崽并不好对付，和蔼可亲的导播姐姐刚一消失就有宝贝濒临崩溃，迈着小短腿扑到大门边肝肠寸断地哭喊。

站着的成年人一个头立到两个大，焉嘉磊想起跟在身后的是一群自己也刚成年不久的小年轻，当下使使命感作祟，决心自己去收拾乱局。

小孩子精力普遍旺盛，不良情绪迅速传染，眼看着旁边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嘴角一瘪，焉嘉磊伸手想拎那位窜到门口的小崽回来。却被响起的门铃击退在原地上。

大门没锁，推着行李的赵老师像是降魔救世的大英雄，一手抱起哭到打嗝的小崽，一手合上留有念想的门缝。温柔又诚恳地哄，宝贝怎么脸都哭花啦，要乖，好不好？

赵磊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巧克力，不笑...不笑给你吃这个怎么样。  
掰开的巧克力迅速收买了小朋友的心，以至于后来的几天里都变成了赵老师的腿部挂件，小挂件有个洋气的英文名Oliver，焉嘉磊喊小孩儿小O，不过都是后话。

赵磊弯腰把怀里的小哭包放在地毯上，焉嘉磊蹲在茶几旁边愣愣地盯着自己傻看，于是他合情合理地伸手，把另外半块甜腻腻的零食塞进焉嘉磊嘴里。

你怎么回事，我又不是小孩子。巧克力在舌尖融化成黏甜的甜，焉嘉磊才反应过来。  
嗯。赵磊挡住胸口的麦。好久不见。

不是说巧克力吗，焉嘉磊慢慢地咽下那块高热零食，舌尖发麻酸苦，口腔内壁有块软肉像是换牙一样阵痛。

4.

第一期录制的采访里导演组在访谈里很有峰头地问赵磊感受，和小朋友们是意外相遇，和老朋友是经久重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赵磊笑得透彻又了悟，说怎么能把焉嘉磊和小朋友们比。只觉得我们两个实在都不争气，一把年纪了还是要羡慕别人家的宝贝。

这么说赵老师考虑过结婚吗？编导顺着他发挥。

录制的时候焉嘉磊还在镜头后面熟悉下一期的台本，偷偷摸摸听到这里又立刻抬头，正对上赵磊有意无意的眼神。也算保持分寸的心有灵犀。

“总要先遇到合适的人吧。”

去国外进修的几年里赵磊不是没有关注过国内的讯息，焉嘉磊演了哪几部戏他都能如数家珍地总结。中途爆出过恋情，他提着一口气看女孩儿的介绍，年轻明媚得太阳花一样的人，笑起来眉眼和焉嘉磊还有几分神似。赵磊觉得自己实在小瞧大做，又乱七八糟关掉界面，开一盏灯等西区的日落结束。温热的余晖透过玻璃窗煨热钢琴盖的一角。

是个残酷和诚挚的故事。  
这么多年以后又加了好友，工作微信里悬着各自本人的头像，客客气气地道好，哪里有久别重逢的味道。

稀松平常的某天夜里，赵磊说在吗，这几年过的怎么样。焉嘉磊立刻回他，很好啊，就是总在恢复单身。倒是很默契。

第二期节目开始要限定资金食材做饭，师弟们分配到在家里带一部分小朋友，赵磊和焉嘉磊带Oliver和唯一的女孩儿出门，节目组安排好车子。安置安全座椅的时候焉嘉磊叼着个儿童区骗来的波板糖站在旁边干看，赵磊任劳任怨地伺候小祖宗们和大祖宗，把看戏的那位也塞进车里才想起来好笑。问跟拍的导播说你好像不像带三个孩子出门。

也不会很像吧。焉嘉磊官方身高186cm，站在车门前好高一丛影子，赵磊偏偏这时候瞎了多半只眼，说这位大爷像后座正在专心啃手的小朋友。

焉嘉磊隔着车窗边啃糖边乐，有恃无恐得十分欠揍。  
“感觉你们像一家四口出门逛街。”导播大哥看他那副样子才恍然大悟。

“是吗？”赵磊发动车子踩下油门，念叨却只说给一个小朋友听。“少吃点糖，你多大了。”

Oliver今年四岁，是个混血小帅哥，长腿毛大眼睛，焉嘉磊拿他当娃娃捏，说赵磊你不觉得他好像旺仔嘛，多可爱多可爱。

赵磊牵着懂事的多的小丫头在冷藏柜前头挑食材，购物车被那两位不靠道的祖宗拿乱七八糟的零食塞满。正经的食物眼看着没空间搁，焉嘉磊又摸来一包薯片，被赵磊迅雷不及掩耳地当场按住。

他好气又好笑，说焉嘉磊你怎么越活越开，18岁的时候多懂事，笑起来眉眼和焉嘉磊还有几分神似。赵磊觉得自已还是干干脆利落又走路带风的小少爷，他抱着手臂站在摆渡车前低着头，看起来是个酷盖。招惹勉强照进来一半的阳光绵密地贴身包裹。

赵磊核对航班信息后抬头，就看见焉嘉磊修长的影子在大理石地面上漫无目的地蔓延。  
哪里会有人爱不爱这幅画。

安慰和告别都在日以继夜不成文的连续剧里讲过了。赵磊想抱抱他，伸出的手到达年轻人颌骨正下方时却毫无预兆地被一滴水砸中，烫得他心口的冷山立刻塌陷成灰烬尘埃。

焉嘉磊端正不承认那天哭过，可赵磊偏偏悬着手接他源源不断的眼泪，一滴也不肯落下。仿佛那是点石成金的最后一句神谕。

这就够了。赵磊抽筋扒皮一样剖开自己的心脏。这就够了，他为我落过泪，就值得这场成全。

不知道的是焉嘉磊听闻他甘心只做附庸，便卸下花枝招展芒刺，丢盔卸甲只为空落落地发现他原本就是他血肉里的一团，哪里是附着藤蔓，分明是经络骨髓。

回别墅继续录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索性在住宅区旁边吃了东西，乘着行人少在小区别处遛弯回家。并肩而行的习惯多年已经变成时光胶片里的某一瞬。

赵磊习惯性地打开手机预备播放，街边的花树都是这些年他常用的材料，他再也不想拍活生生的人。  
直到这时候焉嘉磊就站在他左侧，呼吸听不清，心跳却乱风絮絮。

“你记不记得，17岁的时候，那天成团夜，你从舞台头百米冲刺一样跑过来抱住我。”赵磊在傍晚的风里为一株苜蓿的绿萝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焉嘉磊站在他三步之外，坦荡又笃定地说当然。  
“那可是17岁的焉嘉磊。”

他念世界全宇宙第一爱我。即使是我，也要拿余生来嫉妒他。

6.

第二天赵磊才按照节目组的剧本带着弟弟们和焉嘉磊入驻厨房，这些年他乱七八糟学会了很多菜。最熟练的仍然是煎牛排，太人烟火火的菜式老师不够擅长，偏偏本档综艺不需要他精心研究的米其林菜式。他也捧着手机学，好在天赋异禀，第一次尝试的排骨汤好像大获成功。

焉嘉磊抱着小O坐在门口逗节目组送来的小狗，小孩子亲近动物，又畏手畏脚害怕怕。焉嘉磊一边摸小狗的下巴一边笑，说O仔你争气一点，它多小啊你怕它。

赵磊端着从厨房踱步过来，Oliver和狗崽立刻被糖醋的香气吸引，齐刷刷转头过来。  
不幸碰到偏心的赵老师，于是眼睁睁看着第一块排骨完完整整进了焉嘉磊的嘴。

午餐之后台本写着在花园里进行一场小型演唱会，师弟们立刻起哄说磊哥来一个吧。专业的这位却没着没落地笑，说可你们是焉哥准备一晚上上了，不让他唱两句他回头骂我怎么办。

焉嘉磊被点了名，转过头相当夸张的说你在玩我。等赵磊要去搬吉他又摊手妥协，快他一步接走琴盒，拆开包边递给赵老师调弦。

小朋友负责围成一圈坐在花园软绒绒的草地上，背光的绿荫里焉嘉磊抱着那把写着赵磊名字的吉他扫弦。其实他的确准备了很久，做演员的这些年不太有机会碰吉他，他在剧组借来道具练和弦，不知道是为了圆哪一份愿。

唱什么？赵磊好像在旁边问他。  
英文吧。谁也别听出来我跑调。

**“stood at the cold face  
stood our backs to the sun.”**  
漠然而立，背背向阳

**“I can't remember be nothing  
but fearless than the young.”**

我已记不清寂寂无名  
却无所畏惧的少年时光

后来助理发给赵磊截图，说磊哥快看！焉老师上热搜了！  
#焉嘉磊 吉他#快速变成节日那天的热搜关键词，人们感慨男明星难道不会老吗，这人这么十年来还是能混在小朋友里肆意无忌地年轻和生长。

焉嘉磊发在微博的那张照片里他歪着头不知道看向哪里，笑是热烈生动，好像还是很多年前。他向他奔跑，冲刺的尽头也是这样的笑。

赵磊心说我知道他在看哪里。

他们隔着这些年的南辕北辙看到无数年前的你我自己。月亮是杳无信讯的白色。又冷又明亮。

如鯁在喉的过去是青春年少不可思议的影子。比如说17岁的焉嘉磊，时光洪流里只有他永恒。

因为是最爱 是无可替代。